

我们都成了 爱落泪的人

(组诗)

牛合群

霜降引

爬山虎累趴在墙上
荷叶把自己淹没在池中
一高一低的事物,正在把秋搬走
搬入我一生未娶的落日

芦花被北风吹浮
一往深情的白,为霜降而设
心之所托,把阳光变为方向
把一棵认识我祖孙三代姓名与模样的树
当做浅斟低唱的故乡

自然之物

那个时候,父亲教书
母亲种地
那个时候,雪下得特别大
天也黑得特别早,孩子们都睡了一
盏灯,在空旷的天地间
悠悠亮着
一个纺手中的线
一个吐心中的丝
北风老了,累倒在窗外
声音传得很远
春天听得一清二楚

秋雨晃动着孤独的身子

落叶是熄灭的星星,把秋天砸得东倒西歪
那种紊乱,却让一棵树更加坚定了立场

孤独的雨点,很薄,落在地上就碎了
有风吹过,雨会晃一下身子

雨中翻飞的小鸟,仿佛拾秋的小孩
一丝明亮,让我看到了遥远

桃园

鸟语总是和花香一起飞
仿佛天上的风筝,被一棵树牵着
被母亲牵着
一种眺望,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了阳光

阳光里是暖,是青草长成了孩子
画一枚果子,却来了一群桃花
闭上眼睛,自言自语就好
“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已经在身外了”

这最偏远的农村,这最低矮的人间
桃花开了一朵,又一朵
那是我的浪漫被大地发现
我也是被桃花找回来的孩子

方言

我喜欢把二字说得很重
别人说我太土了
而我回头一笑,捏捏鼻子
我知道,我这一系列的语气,动作
都是在模仿走了三十年的父亲

忘记了太多,如今我能做的
就是把他抬出来,晒晒
温暖,而且刻骨

品读诗词

秋悟

陈木金

触不到星辰
所以我学会仰望

抓不住流年
所以我学会回望

留不住烟火

所以我学会凝望

辞别一季暖意
诚挚守望着飘零
我想为每一片落叶
取一个
绚丽的称号

父亲的南瓜

邢支部

父亲病重的噩耗
将我召回故乡
一个个成熟的南瓜
肩负着父爱
暂住我汽车的后备箱

挂号,就诊,检查
住院,复查……
我忙成了一只蜜蜂
四处飞舞
采集稀缺的孝心

父亲像一片枯黄的树叶
轻轻地落在角落里
默默地忍受着
疾病闯进他的身体
疯狂扫荡

甜甜的南瓜茶
倒映着卧病在床的身影
父亲盼望着
重回生长希望的土地
再种几年南瓜

故乡(外一首)

赖永洪

仿佛听到奶奶的呼叫声
从村东转到村西
那慈爱,不厌其烦
炊烟准时在山村袅袅飘升

仿佛听见柿子树下的嬉笑
弹弓永远比数学题刺激
吓得树叶变了脸色
青,黄,红,黑

牛背上的童谣
吆喝着报纸扎糊的风筝
流云叛逆了天空
顽皮的心愿连翻十万个筋斗
父亲的故事,蘸上母亲的米酒
能让瞌睡虫饱醉好几天
从银河里捞出星星,活蹦乱跳
挤破那小布书包

忽然发觉走失了壮年
此时怀念起故乡的雪花
得知村口的古塔仍未倒塌
暗暗窃喜,浓郁的乡音还在

他乡无山

爬上楼顶寻找回家的路
夕阳像被嵌住的钟摆
仔细倾听,没有久违的嘀嗒声

时光

时光
在暗地里推敲词汇
名词、动词、形容词
互不相让

云藏着脸
脾气少了许多刁蛮
山峦的长手
最终没能扯住东西
风有点儿自恋
把雪吹成雨
把雨吹得东躲西藏
母亲的惬意
是两个大灯笼
被她酿的高粱酒灌醉
原野越来越反常
或有一场蓄谋已久的巨变
装满时光的缸
等着大手笔前来涂染